

东关秘境

舒寒冰

两个人间派来的密探
潜入东关秘境
与地球泄密者接头(1)
直播三亿年造物的传奇

东关玻璃栈道
天空借来的路
日月渡劫的桥

我们行走其上
肉身抖
灵魂在跳

双狮在头上大吼(2)
老虎在脚下狂啸(3)
石象要吸干虚空(4)
潜河向远方逃逸

松树扎根悬崖
被玻璃夹住脖子
肩戴光阴枷锁
禁锢即修行
青丝如针
针灸存在,也针灸虚无

金缕梅老了
还未破执
石猴扼守大天门
春风阳关三叠

你来时春阳灿烂
天柱山真实不虚
你走后春烟弥漫
留下我继续卧底

注释:

- 1、天柱山被称为地球的泄密者。
- 2、天狮峰、少狮峰毗邻,位于天柱山东关景区,东关栈道挂于峰腰。
- 3、虎头崖景区位于天狮峰东南,为天柱山八大景区之一,苍山巨石如老虎下山。
- 4、天狮峰侧有巨石如大象,象鼻垂悬如桥,称鹊桥,人在桥下过,星在桥上跑,为天柱胜景。

鹊桥会

张玲

三月三,上巳节,龙潭河街上人来车往、络绎不绝。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没有打量琳琅满目的商铺,就连卖花姑娘递给她花,她都没理会,或说她根本没有看见眼前的卖花姑娘,只是行色匆匆来到药铺前,探身看了看,欲进又止,迟疑良久,转身向龙潭河方向奔去。

龙潭河系皖水一脉,从天柱山飞奔而下,沿途九滩十八湾,两岸有竹涛绿海、万涧飞瀑,林籁泉韵不绝于耳;奇松异石、古树参天,花晨月夕间,已然人间仙境。

三月的龙潭河河面清瘦,河畔莺啭燕喃。红男绿女领着孩子踏青,或临水被袂祈求平安。那年轻女子沿河边走边看,眼神里满是期待。

突然听人喊道:“天柱山东关对外开放了,我们去看看那二十年未开放的东关风景去。”这喊声像一道江湖令,众人纷纷响应。那年轻女子不禁一愣,寻思自己是否要去天柱山东关,或许能在那里遇到想见的人。思索片刻,便随游人上了龙潭河索道。

缆车徐徐前行。女人一程无言,只是缆车里同坐的小姑娘异常兴奋,看着玻璃窗外向后倒退的钢缆线惊叹:“哇,这索道真长!”当俯瞰脚下深渊时,惊声叫道:“我不敢看,好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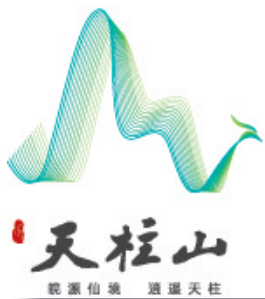
“仰望山顶,就不怕了。”

她听话地仰着小脑袋向上看,凝视片刻,指着前方说:“看!山上有雾,雾将山尖吃掉掉了。”众人大笑。

那雾腻在一起停滞不前,又似在飘浮移动。雾气氤氲着山,山的颜色从苍翠浓郁到青涩暗哑,越来越淡,最后只剩下若隐若现的轮廓,仿若勾勒的水墨画,那雾就成了画中的虚无与留白。看着雾茫茫的视野,年轻女子些许笑意的嘴角,不由地紧绷了下来,眉头微蹙。这么大的雾,他会来吗?

踏出缆车时,雾气与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女子不禁一喜:“还是那熟悉的味道。”此刻,这世间谁会知道她曾是王母座下的仙子灵芝,曾因包庇织女与牛郎的人间情事被贬下凡尘,只有遭受人间疾苦百年劫难才能返回天庭。

其实,灵芝早在天庭时,就偷看到天柱山



龙潭河一带草木葱蔚,山川朗峻,被贬时就请求王母让她到龙潭河修炼渡劫,而灵芝也是在此遇到了药农杨生。

灵芝走在玻璃栈桥上,见云雾迷漫,将身边的游人、草木、山石裹挟,感觉深陷混沌之中,唯有清凉的山风丝丝于耳,沁入心肺。身边游人鱼贯而行,穿雾而去,留下一串串笑声与感叹声。“这雾真美,我们似在仙境里。”灵芝不由窃笑,“仙境哪有这里美,哪有人间的烟火气?”

不觉间走到鹊桥,灵芝看到那横亘在山崖上的飞石,眼睛不由湿润了,这鹊桥石是她心头的千千结。记得她在这山间渡劫时,一日带着心爱的狸奴(山猫)在此游玩,遇到一条顽龙路过此地,那小龙见灵芝肤如凝脂、身材袅娜,遂起色心意欲轻薄。

灵芝嗔怒,使凌波微步侧身躲开了龙爪。躲避时裙袂翩飞,身姿如流风回雪,小龙看得如痴如醉。交手数合,灵芝左右躲避,已是娇喘吁吁疲于应对。情急之下,灵芝摘下一枝蜡瓣花反手打出,一股寒意掠过,一朵朵蜡瓣花直射小龙面门。与此同时,狸奴嘶吼,张牙舞爪扑向小龙。无奈,弱小的狸奴被小龙一掌劈死,抛向龙潭河中,化作石头永远留在了河畔。灵芝在小龙分神避让间仓皇逃走。

受伤的灵芝跌跌撞撞行走在山间小道,巧遇采药归来的杨生。善良的杨生将灵芝带到山洞躲避,悉心为其敷药疗伤。善良与爱慕相遇,碰撞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王母知道后大发雷霆,棒打鸳鸯,将他们隔离在天河之东西。当年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成了灵芝与杨生最后的离别之地,从此天上人间永世不见。

从那时起,杨生只能夜夜仰观星辰,而灵芝只能借机偷窥人间,偶借风传信雨寄情,聊表相思。转眼三生三世,待到这山间十里桃花,灵芝再次来到天柱山东关寻找当年刻骨铭心的情缘时,人间早已物是人非,唯有鹊桥化石静立山边。灵芝触景生情,喃喃自语:你说过的,我们会在鹊桥相见。

“这是什么花?真好看。”身后传来一位妙龄女子的声音。她身边的大男孩犹豫了片刻说:“不知道呢,是蜡梅吧?又觉得不像。”灵芝听言,转身看到一树黄色的花,“这是蜡瓣花,与蜡梅相似,还有香味呢!”那女子俯首轻嗅,轻呼:“呵,有清香,味道真好。”“它还是一味中药,新鲜叶片或捣碎的花瓣外敷,可治跌打损伤。”灵芝脱口而出,当年杨生就是用蜡瓣花花瓣给她敷脚疗伤的。

那女子听了很开心,摘了一小串递给男孩,要他簪到她的发髻上。男孩认真地给女孩插上,打趣道:“好看,像仙女!”女孩双颊绯红。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雾中走来,灵芝的心跳怦然加速,是他?是他!那帅气的人儿穿着现代的服饰,与同伴们说笑着走来:“应该带瓶酒到天柱山之颠,把酒临风,举杯邀月;或静观日月之行,星汉灿烂;或办一场天柱山诗会,诗酒庆年华。”那人与灵芝对视了一眼,擦身而过。

那些欢声笑语向灵芝走来,又从灵芝身边滑过,灵芝怔怔地目送他们离去,良久才回过神来。再看那雾气依旧迷漫,鹊桥却清晰可见。她轻摘一枝蜡瓣花插入发际,向更深的云雾中走去。只听雾霭中有人唱道: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雾涌东关 张永富摄